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八 六 〇 次 會 議

第 十 五 年

一 九 六 〇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程 (S/Agenda/860) .....	1
通過議程 .....	1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314, S/4315) .....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第八百六十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Claude COREA(錫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程 (S/Agenda/860)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314, S/4315)。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314, S/4315)

一.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迄今為止舉行的安全理事會會議中，這個莊嚴的聯合國機構中的各國代表已經對蘇聯所提“美利堅合衆國空軍對蘇聯從事侵略行動以致威脅世界和平”一問題表明各該國政府的立場。我們專心傾聽了他們的陳述，不但因為討論中的項目是蘇聯政府提出的，而且由於這個問題的特別重要性。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國際關係中的基本原則，並且與每個人現在心目中的基本問題有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要謀求穩固久遠的和平，抑或人類要跨過分界線，以核火箭戰爭的巨災來結束一切和平工作及和平生活。

二. 蘇聯對美利堅合衆國的控訴是甚麼？它對美國的控訴是：美國政府及艾森豪總統本人許多年來一直推行着向蘇聯挑釁的政策，遣派軍用機侵入蘇聯領空；美利堅合衆國侵犯了蘇聯的國家主權，因此他們的政策會是充滿了危險的後果，可能引起軍事衝突。

三. 美國政府却裝聾作啞，說美國飛機侵入蘇聯的挑釁飛行並不危及和平。但是，美國政府的逃避問題中的這一方面，並不能使它化爲烏有。

四. 這些挑釁行動的策動者現在已經當場被捕，他們捏造的解釋業經逐一推翻，因此他們無計可施只好毫無實據地硬說，美利堅合衆國對於蘇聯所作的遣派美國飛機飛越蘇聯國境的行動絕對不是侵略行動。

五. 美國政府及其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所用的論理很簡單：艾森豪總統曾說美國飛機的侵入蘇聯境內不是侵略行爲，因此人人必須對此表示同意。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元首既已在下令侵略之後說明此舉並非侵略，這個問題便可視爲已告結束。

六. 但是，如果同意那個說法，便無異同意侵略者有自作裁判之權。這種理論祇能符合美國政府及美國軍閥的意見。任何自尊自重的國家，如果稍有客觀觀念，一定要斷然拒絕這種論據，因為這種論據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以保障德國安全爲藉口搶奪整個國家的納粹思想同出一轍。

七. 美國政府說，一架飛機而且是由一個飛行員駕駛的沒有裝置武器的單引擎飛機的侵入蘇聯領土不是侵略行動，安全理事會的美國代表也一再提出這個說法。這是離奇荒謬的論據。我們要向美國政府請教，究竟要有幾架飛機侵犯他國疆界——而且還是有計劃的侵犯——才算是侵略行動？光是一架飛機侵入疆界似乎不算侵略。但是，如有兩架、三架或四架飛機侵入疆界，那是不是侵略呢？簡言之，最少要有幾架飛機侵犯他國疆界才算是侵略行動呢？誰可答覆這個問題？我們不難知道，侵略者對於這個問題及其他類似問題顯然準備看情形而改變其答案。

八. 如果我們捕獲了兩架或三架飛機，策動挑釁者一定要設法證明這也不是侵略，一定要有更多飛機侵犯我們的疆界才算是侵略行動。但是，各位必須同意這是不合邏輯的，而且這種論據雖然或可符合美國政府的目的，但是顯然不能使蘇聯政府、蘇聯人民以及關懷其本國人民及世界一般人民命運的任何正直人士相信。

九. 此外，那些硬說一架飛機侵犯他國疆界不是侵略行動的人，對於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充耳不聞，那個事實就是美國飛機已經一再侵犯我們的疆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及其出席安全理事會這些會議的代表對於這個事實是很清楚的。

一〇. 但是，策動對蘇挑釁行動的人雖然可以歪曲事實，但是他們還是不能逃避採取這些行動的責任；他們不能逃避推行挑釁政策的責任。事實上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愈來愈暴露出他們是和平的敵人，他們蹂躪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以及我們面前人人都有文件——聯合國憲章，其中有美國政府的簽字。

一一. 蘇聯政府對於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最重要的一個控訴是：美國政府把遣派飛機侵入蘇聯領土蒐集情報一事定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官方政策，因此採取這些行動的責任已為美國政府所接受，亦為艾森豪總統個人接受。

一二. 很奇怪，美國政府聲稱不同意關於其政策的這種敘述。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 Mr. Lodge 也說他不同意這個控訴。我曾於我就該問題向安全理事會發表的第一次陳述〔第八五七次會議〕中引證了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就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經由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提送蘇聯外交部的照會。這個照會說：

“蘇聯政府說，美國飛機蒐集蘇聯情報是美國‘有計劃的政策’。美國政府不否認它會施行這種政策。”

載在美國政府照會中的這項陳述是不是美國政府政策的表示？如果不是，我們很可以問，美國照會究竟是表示誰的政策。

一三. 附帶說明一句，安全理事會有些代表曾經強調艾森豪總統所說美國飛機的侵入蘇聯領土將予中止這項陳述的重要；我想不妨告訴各位，我曾列席四國領袖的非公開會議，艾森豪總統坦率地說，他的諾言祇在他居留白宮期間有效，就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以前有效。但是，美國總統昨天發表的陳述未曾把這個條件告訴美國民衆。事實上，他甚至用更明確的詞句聲明，美國政府將以一切方法，舊的或新的，對蘇聯從事蒐集情報及間諜工作；換句話說，他證實他曾親自核准將來對蘇聯作挑釁行動的方案。

一四. 從美國政府元首所說的話只能得到一個結論：美國總統本人及他所領導的政府沒有放棄對蘇的

侵略政策，他們並不譴責這個政策，同時對蘇聯則以空話敷衍，企圖掩飾。

一五. 但是，蘇聯政府元首在巴黎明明白白地說過，蘇聯政府及全體蘇聯人民不需要那種空話敷衍，也沒有請求美國政府或艾森豪總統本人作那種姿態。美國政府當然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遣派飛機進犯蘇聯領空。但是各位知道，一切事情並非全部要仰賴美國政府鼻息的。許多事情也要看蘇聯的態度；蘇聯將毀滅那種飛機，對侵略者作適當的還擊。

一六. 艾森豪總統的陳述，和美國其他官方發言人的陳述一樣，傲慢及侵略的氣焰溢於言表。這兩種氣焰中那種成分多些，實在難說；兩種成分都有不少。

一七. 這樣看來，美國的照會及艾森豪總統的陳述都證明對蘇聯挑釁的行動仍為美國的官方政策，因此這種行動造成的危機仍未泯除。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政府必須明白，該國政府要擔負繼續這種政策的全部責任。我們已經說過這些話，現在再說這些話，只要為時尚不過晚，將來還要繼續說這些話。

一八. 我相信我在此處引證的鐵一般的事實是全體同仁所知道的，不過那些事實也許不一定會深印在每個人的腦海裏——在座各位到底不是人人同樣注意美國政府對蘇聯挑釁行動的過程。

一九. 我們聽了美國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所作的陳述〔第八五七次會議〕之後，真不知道我們的驚奇究竟是因為美國政府政策失敗使美國處於不足令人羨慕的地位呢，還是因為華盛頓厚着臉繼續堅持其對蘇挑釁的已告破產的政策。

二〇. 美國政府由其代表設法將其對蘇聯的侵略行動歸咎於蘇聯政府的拒絕接受“天空開放”計劃。這真是奇妙的理論：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提案，那麼我就要侵入你的領土，如果說這種行動違反國際法的原則，聯合國的憲章或國際間正常關係的話，那是活該！

二一. 美國政府的這種理論不但荒謬，而且危險：荒謬，因為這種理論違反任何政府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條件；危險，因為這種理論如經付諸實施，那麼無力抵抗侵略的國家便必然會任其宰割。

二二. 就“天空開放”計劃本身而言，我可以發表下述簡略的意見。

二三. 大家都知道，這個提案首先是艾森豪總統於一九五五年向高峯會議提出的。提出這個提案的理

由在當時已是昭然若揭，其目的顯然是要促使各國人民不注意美國政府不願贊同任何裁軍措施的事實。自始就顯然可知，“天空開放”提案的目的是要以蒐集蘇聯及若干其他國家的軍備、工業及其他重要目標的情報，以代替裁軍或任何部分裁軍的措施。

二四．赫魯曉夫先生在一九五五年會議中與艾森豪總統晤談時，曾明白坦率地向總統解釋蘇聯政府對於“天空開放”的意見，並揭穿那個提案的真意。二人的談話非常坦率，關於蘇聯對天空偵察計劃所採取的立場美國總統不應該有絲毫懷疑。

二五．但是，其後美國政府在討論裁軍問題時又一再堅持其“天空開放”提案。從某一觀點來說，這種立場是可以了解的，因為美國軍閥爲了顯而易見的理由，一向想要利用天空偵察探得蘇聯軍事及經濟目標的適當情報，現在還是如此。從另一方面來說，一再提出這個提案之毫無意義，是顯而易見無需解釋的；尤其是鑒於“天空開放”提案的主動者不是要在全面裁軍業經完成因此各國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彼此隱瞞之時實施那個提案，而是要在正當各國尤其是各大國所儲藏的各種武器（其中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堆積如山的時候來實施。

二六．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認爲美國政府應該明白，重新提出其提案，甚至催促我們通過其提案，就是更明顯地曝露它的企圖，美利堅合衆國軍閥界的企圖，想要獲得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無限制的軍事空中偵察的手段，以損害那些國家的安全，使那些有意準備突擊及準備作戰的人需受其惠。

二七．美國政府對“天空開放”問題如果稍有客觀的精神，它如果真想就重大裁軍問題及停止武器競賽問題與蘇聯謀達協議辦法，那麼它知道了蘇聯的反應以後就應該放棄這個提案；它應該聲明，那種辦法既然不能作爲協議的根據，那就必須另覓可爲各國接受而且不會危及大小各國安全的途徑。但是大家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因爲根據雙方均可接受的提案就裁軍問題達致協議的客觀的精神及願望與美國政府及美國軍閥的意見大相逕庭。自從一九五五年日內瓦高峯會議以來發生的許多事件都足證那個情形。

二八．簡言之，“天空開放”計劃的現狀就是如此。

二九．但是，我們願意就此事件提出下列問題。舉例來說，如果蘇聯政府以美國政府沒有接受它關於禁止及取消核武器軍備的提案爲藉口，而決定遣派軍

用機飛越美國，美國政府將有何種反應？如果蘇聯政府以美國沒有接受它關於取消其在外國領土所建軍事基地的提案爲藉口，而開始遣派蘇聯軍用機飛進美國領空，美國政府又將作何種反應？

三〇．我們有權就美國代表所作的陳述提出這些問題；他們企圖利用那些陳述來證明美國政府因爲蘇聯政府不肯接受“天空開放”提案而對蘇聯進行的挑釁政策爲正當的政策。

三一．我們如以任何方式接受美國政府提出的這個國際關係觀念，則各國之間行將發生何種關係，真是不敢設想。從那時起，國際法及自主國的神聖原則將被推翻，從中漁利者只有侵略者而已。

三二．這是不是聯合國所希望的？聯合國是不是爲了這個目的而成立的？任何藐視國際關係之基本規則及規矩的帝國主義國家任其破壞這些規則，以無法無天的局面去代替國際法，以極端專橫的行爲及盜竊行動去代替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宗旨，以美國帝國主義貪婪無厭的利益去代替各國的合法利益及聯合國的利益？

三三．也許有人——包括出席本理事會的若干代表——爲了某種理由而不願討論這一切問題；但是蘇聯政府不能忽視問題的這個方面，因爲它與聯合國的工作及命運直接有關，與負有維持和平的主要職責的機關——就是安全理事會——尤其有直接關係。

三四．我們現在願意答覆美國代表在其陳述中提出的一個問題。他在這項陳述中說，蘇聯政府沒有在其政府元首赫魯曉夫先生與艾森豪總統在大衛營舉行機密會談時提出美國飛機對蘇聯從事侵略行動的問題，美國政府對此表示詫異。

三五．誠然，蘇聯政府元首沒有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他爲甚麼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爲他深知和他舉行會談者的論理及手段。事實上，蘇聯政府若干年來一直提請美國政府注意，美國飛機侵入蘇聯的挑釁行動是不能容許而且危險的。蘇聯政府曾經提出抗議，並警告美國政府對這種飛行要負責。其時，蘇聯政府元首注意到美國政府不顧美國飛機明目張膽侵越蘇聯疆界的鐵證及無可抵賴的事實，還是不肯承認事實真相。美國政府這種行動忽視了每個負責政府的行爲所應遵循的基本標準，尤其是一個大國的政府。

三六．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否假定蘇聯政府元首如在與艾森豪總統舉行機密會談時提出這個問

題，美國會停止它對蘇聯所作的天空挑釁飛行嗎？無疑的，美國政府將如過去不止一次的行動一樣，以空話答覆蘇聯的警告及抗議。

三七．美國總統應為這些行動親自道歉，並向蘇聯政府及其元首保證，將來不准這些行動發生。但是艾森豪總統顯然認為美國飛機對蘇挑釁行動實際上加強了美國與蘇聯會談的地位。

三八．這是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先生沒有在大衛營提出美國空軍對蘇所作侵略行動問題的理由。以後提出了這個問題，其時侵略者已被當場捕獲，美國飛機飛越蘇聯的挑釁行動策動者業經當場揭穿，並經向整個世界曝露使它再沒有任何藉口。

三九．美國政府笨拙地企圖使人不注意蘇聯提出的問題，捏造許多該國所謂蘇聯在美間諜工作的故事。美國代表在此講起數十件間諜事件。事實上他提及數百件之多。當然，他同樣可以輕而易舉的講到數千、數萬、甚至數百萬。如果不顧常識的基本規則，我們可以提出最荒謬的主張，希望至少會有若干主張留在人們心坎中。這種捏造的故事幾乎是不斷地到處傳播，這顯然是以敵視蘇聯及共產主義為根據的美國官方宣傳的一個標準伎倆；蘇聯人民在這個主義的策勵之下，正在其全部精力及其無窮的資源與潛力來建立一個共產社會。

四〇．我們當然可以提出許多證據，來證明美國對蘇聯所作的間諜及顛覆工作，其唯一差別是這些證據是那些工作的事實真相，而不是捏造的故事。我可以附帶聲明，單單在最近幾年內，蘇聯即曾捕獲數十個奉派非法入境的美國間諜及破壞份子，這個事實顯然是美國當局及美國政府所熟知的。但是我們不要安全理事會離開目前要審議的重要問題——美國對蘇聯所作侵略行動的問題。

四一．美國代表在本理事會就蘇聯間諜問題所說的話沒有一句值得注意；發表那種陳述的適當地方是在無價值的偵探小說中，而不是安全理事會。

四二．各位一定注意到，艾森豪總統、尼克森副總統、赫特國務卿及美國政府其他官員的陳述，顯然都根據同一個出發點。美國政府異想天開，想把美國飛機侵越蘇聯疆界的事件說成一個必要之舉，因為美國對所謂“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負有“責任”。

四三．華盛頓似乎由於“慷慨”同情其他國家的利益，必須對蘇聯進行危險的挑釁行動。但是試問美國

政府何時從何方面得到委託，讓它用飛機侵犯蘇聯的疆界？美國何時，從何方面，受權擔任其他民族利益的保護人，從事危及世界和平的行動？

四四．美國政府似乎沒有獲得這種權力，甚至它的軍事盟國也沒有對它如此授權。我們如果就事論事，那麼必須承認，甚至在美國的盟邦，反對美國所宣佈的挑釁政策的潮流也日益高漲，人們更清楚地明瞭這個政策是如何的危險。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例如挪威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對於利用該兩國領土遣派美國飛機侵入蘇聯一事均已提出抗議。

四五．凡此種種均足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總統本人所謂對其他國家所負的責任，企圖藉以為其侵略行動辯護，完全是無稽之談。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會授權美國進行危及和平之維持的政策。

四六．美國政府自命為其他國家指定的代表，進行違反和平利益及違反尊重其本國獨立的任何國家之真正民族利益的政策；這個假惺惺的真面目就是如此。

四七．對美國政府的這種主張，蘇聯政府已經聲明過，現在再度聲明：膽敢再來侵入蘇聯領土的任何侵略者將得到適當的還擊，凡協助及慫恿侵略者的同謀，不管其是否出於自願亦將受到同樣的打擊。蘇聯軍隊奉有簡單明瞭的訓令：對膽敢侵犯我國主權及我國疆界之神聖不可侵犯性的侵略者及其同謀立即給以痛擊。

四八．我們必須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經理事會討論蘇聯政府所提問題而出現的一個重要事實。我們沒有聽見美國代表在這裏說過，一國侵犯另一國的疆界是不能容許的行動。我們甚至沒有聽到一點暗示，說應該承認侵害國家自主原則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關係之基本規則的。這不是偶然的事。其理由可用一個事實來解釋：美國帝國主義悍然不顧一切，認為凡是美元至上及美軍掌權之處即是其主義所在之地。這個政策如果不予反擊，可能造成危險的，或造成流血慘劇的後果。

四九．強大的國家自然可以單獨或與其他聯盟給與侵略者所應得的打擊。但是小國將在帝國主義者手下犧牲，其原因至為簡單，因為它們無力保衛它們的主權及獨立。

五〇．安全理事會的若干理事國代表認為必須強調國家主權原則的重要，他們如此強調，是一件很好的事。關於這點，我們特別要提到錫蘭代表 Sir Claude

Corea 在第八五九次會議發表的陳述，也要提到厄瓜多及突尼西亞兩國代表的陳述，後者的口氣雖然沒有那麼堅決，但是還是同樣譴責那些忽視及愚弄國家主權的不移原則的人。

五一．但是，若干國家——尤其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美國盟國——的代表雖然重視主權的原則，但是又說他們認為美國的侵犯蘇聯主權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這是很令人驚奇的。換句話說，主權原則是好的，但是祇有涉及他們本國的主權時才是好的；當爭論中的是其他國家——這次是蘇聯的主權——的主權時，那麼它的被侵犯便是無關緊要，無須令人操心。

五二．法國代表在其陳述〔第八五八次會議〕中，企圖把理事會討論中的美國行動的整個問題說成一件毫無危險的事。這是一種奇怪的論理。法國政府在討論裁軍問題時曾一再強調，它特別重視發射核武器的工具在發動新戰爭中的特別重要性。如果我說出下面一個事實，也許並未洩漏重大秘密：戴高樂總統與蘇聯政府元首赫魯曉夫先生會談時曾親口強調這個問題——發射工具的問題。

五三．我們必須承認，對發射工具的問題作如此看法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侵略者決定使用原子武器，他第一個任務是把原子武器發射至它所攻擊的國家境內。這就發生了武器如何發射的問題。人人知道，旅行的衣箱及手提皮箱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其他發射工具，我們知道，飛機是相當重要的一種工具。

五四．這樣說來，我們如果硬說美國飛機有計劃地侵犯他國疆界的行動不是威脅和平豈非違反常識？誰能擔保侵入的飛機沒有攜帶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法國政府是否說，我們應該信賴侵略者自己的保證及諾言？法國在相當短促的歷史期間曾經兩度遭受侵略，我想就是在法國也不會有許多人願意信任那種“保證”。

五五．聯合王國代表在理事會第八五八次會議的陳述中，譴責蘇聯政府“大為誇張”一個美國飛機侵入蘇聯的重要性；他為了某種理由，用單數的“一個”飛機。他甚至說，我們對那種侵犯行為的反應不應該像十八世紀的情形，他甚至要教訓我們，說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不應該排斥美國的挑釁，而應就美國所謂“天空開放”計劃進行談判。但是，現在的情況與過去的情況不同，這一個事實是否表示一國侵略他國的領土沒有從前那麼危險？當然不是。人人都知道，事實正相反。

五六．各國足以引起戰禍的行動——尤其是美國目前故意挑釁的一類行動——對於世界和平的危險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大的。從前的大砲最大的射程不過是十公里或二十公里飛機只能攜帶數百公斤的炸彈，每小時的速度不過四五百公里，如果那個時候玩火尚且是危險的行動，美國政府及聯合王國政府應和我們一樣知道，現在的情形遠較以往危險，因為現在一個核彈的爆炸可以毀滅周圍數百公里內的一切，火箭可向世界任何地點作閃電的攻擊。事實擺得明明白白，在這種情形之下，現在的挑釁行動比以往的挑釁行動更為危險，其程度的差別正如現代的氫彈比上次大戰中的三硝基甲苯炸彈更有威力一樣。

五七．所有這一切當然是聯合王國所熟知的；然而，我們在安全理事會內竟沒有聽見聯合王國代表說過一句譴責這種挑釁行動的話。北大西洋條約軍事集團的各盟國對於彼此所負的職責，顯然比各該國對維持和平的責任感更為重要；事實上，維持和平是安全理事會內每一個理事國所擔負的責任，尤其是各常任理事國。但是，我們在理事會內聽到的聯合王國及法國代表的論調却壓不住各國人民譴責和平公敵及其玩火行動的強烈呼聲。在這方面我們要向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表示我們誠摯的謝忱，該國政府堅決有力地在全安理事會譴責了侵略者及其危險政策。

五八．我們已經說過，蘇聯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不僅因為美國對蘇聯的挑釁行動本身即構成嚴重危險，隱藏着軍事衝突的危機，而且也因為這個問題含有極大的國際重要性。

五九．阿根廷代表在理事會說〔第八五八次會議〕，蘇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無異助長國際間的緊張局勢，這種說法當然是無稽之談。侵略者自然希望它的行動不會受到懲罰。他也許把這種情形說成有助於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六〇．作為上述一切的結論，我們要說：安全理事會如欲履行其保護各國合法利益的義務，必須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動。蘇聯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所提決議草案〔S/4321〕的宗旨正是要譴責這種行動。

六一．我們在這裡聽見說過，安全理事會不是法院，出席的代表也不是法官，所以不能判罪。事實不是如此。就譴責侵略者及其行動以及解除對和平之威脅的問題而論，安全理事會實際上就是法院。如果理事會不欲成為侵略者的同謀，無論其是否出於自願，那就

必須宣判。理事會如不採取這個行動，其本身將站在輿論及舉世人民面前受審。到那時候將由舉世人民來判罪，判的罪勢必很嚴重。

六二．今天以侵略者的身份站在被告席的人是誰？美國政府。所告發的是該國政府的侵略政策及挑釁行動，這種行動是威脅和平的行動，而在這裡竟有人企圖把它描述為僅僅涉及一架飛機的小事件。

六三．若干政府的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為侵略者辯護，各該政府應該知道，它們對侵略者的畏首畏尾，對它的縱容，就是鼓勵它作出更危險的挑釁行動。它們應該知道，它們採取那種立場，大大地增加了各國人民捲入戰禍的危險；雖然那種發展違反所有政府的願望，可是為了要討好美國帝國主義者，它們不肯仗義執言，譴責侵略。

六四．然而，聯合王國、法蘭西及安全理事會內若干其他國家的領袖均曾親口承認，由於若干偶然發生的事情或若干軍人不負責任的行動，很有戰爭爆發的嚴重危險。那麼我們要問，究竟什麼時候會有發生那種偶然事件的嚴重危險呢？是在各國、主要是各大國，設法避免對其他國家採取挑釁行動的時候？還是在那種挑釁行動愈來愈多甚且把那種行動列為國家政策的時候？

六五．一個負責的政府，而且是一個大國的政府，企圖推翻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即國家主權的原則，竟宣稱以飛機侵略他國領土是其國策的一部。那是史無前例的一件事。就是納粹，在他們發動戰爭以前，也不敢提出那種海盜式的立場。

六六．然而今天——聯合國憲章已經存在的今天，憲章是在大砲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亂轟的時候擬具的，也是在許多民族掙脫束縛它們的殖民鎖鍊的時候擬具的——美國帝國主義竟提出了這種空前的主張，以保障其本國安全的偽造藉口，聲稱該國有權侵略他國的領土。它明知無人威脅美國的安全；但是在寡信鮮義已經成為一國政策的基本原則時，通常的人類道德便向赤裸裸的侵略慾及搶掠低頭了。

六七．對於企圖營救美國政府的人，對於假裝不了解蘇聯政府如何在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我們要講的話是：用“可恥”一詞來描寫你們的行為是太寬厚了：用“自願的或非自願的與侵略者同謀”一語來形容你們在審議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及世界命運問題時的態度，也是太寬厚了。

六八．蘇聯雖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美國侵略行動的問題，它當然也深知在理事會內也有不良的法官，他們對於正義及合法與否的意見和侵略者本人的意見簡直沒有分別。但是，蘇聯政府的行動是以下面的事實為根據的：如果法官拒絕譴責侵略者，實際上就把他們自己列為侵略者的同謀，那麼他們就是對自己判罪。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們蘇聯人民及我們社會主義盟國的人民應該達到必要的結論。我們要與我們的盟國聯合採取自衛行動，實行確保我國及盟國安全的措施，給與侵略行動所應得的還擊。

六九．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安全理事會如果不能履行其顯明的責任，總有一天會有一個國家——也許是今天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國家——像過去發生不止一次的情形一樣，要轉向克里姆林請求幫助，請它來制止侵略。

七〇．Mr. LODGE (美利堅合眾國)：請讓我花一點時間重申美國立場的若干要點。美國空軍或美國政府任何其他機關均未對蘇聯進行任何侵略行動。實際上，蘇聯提出的案子無法成立。以斷言作為證據是無價值的。

七一．蘇聯政府顯然知道，它控訴的事件不是侵略行動。葛羅米柯先生對於這一類的工作經驗豐富，如果他有什麼證明而不願提出，那是不可相信的。讓我補充一句，葛羅米柯先生知道得很清楚，我相信赫魯曉夫總理也知道得很清楚，美國侵略蘇聯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事實上，在我們的制度之下，那種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們為什麼鬧着要作這種企圖把美國來出氣的討論，那是我百思莫解的。

七二．蘇聯在一年內對二十二個國家作武力的威脅及核廢爛的威脅，我們對此也認為遺憾。在蘇聯的行動紀錄及蘇聯的秘密性質之上再增加了這種威脅，全世界乃為了安全而擔憂，這是不難了解的。我們也指出，蘇聯在世界各國設有巨大的間諜網及顛覆特務網。從我在星期一〔第八五七次會議〕引證的十一個蘇聯間諜案件，蘇聯在美國的行動已昭然若揭。

七三．這個紀錄使蘇聯尤其不配採取我比你神聖的態度而來批評別人。事實是蘇聯來到法院裏並不是問心無愧的。

七四．蘇聯代表把我在星期一提出的蘇聯情報工作的資料稱為異想天開。湊巧今天我手頭有蘇聯間諜的具體例證，可以讓各位親眼看看。若干時間以前，蘇



聯方面送給美國駐蘇大使一個手刻的木製美國國璽，大使把它掛在他的辦公室，正好是在大使書桌的背後。後來發現這個美國國璽內裝有一個秘密的收聽器。在發現時，國璽四週有一層石膏，把國璽的前後兩片連在一起，看來像是一個整塊的木頭。直至發現秘密收聽器後才將這個石膏圈打破，洩漏出國璽是兩片木頭做成，目的是要隱藏收聽器。國璽就在這裏，我要給理事會看看。這是很美麗的雕刻，各位可以注意國璽如何分爲兩片。這裏是秘密收聽器。各位可以看見天線，正在鷹嘴的下面。我可以說，這確是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七五．近年來美國在蘇聯及衛星國家境內的美國大使館、代表團及住宅內發現的專門性的秘密收聽器有一百多個，其中二十五個是在美國駐在波蘭的辦公處及住宅內發現的。我可以說，我們最近的發現是在上個月內。我說出那些事情是要證明我們的控訴蘇聯間諜工作，並不是“異想天開”。

七六．我們敢說，蘇聯爲了仍舊諱莫如深的理由故意抓住 U-2 事件，大事誇張，把它用作使人人希望認真討論國際問題的高峯會議流產的藉口。蘇聯政府元首公開宣佈，他知道那些飛行已有許久，但是沒有在去年秋天訪問美國時向艾森豪總統提起，此一事實無可避免的令人得到這個結論。讓我坦白地說，葛羅米柯先生今天早上正和赫魯曉夫總理以前一樣，完全沒有說明他們爲何破壞高峯會議，爲何沒有在去年九月討論這些問題，我不知道蘇聯爲什麼在去年高談友誼及和平共存之後，突然打起冷戰的鑼鼓。但是世界各地的人一定要追問這個問題。

七七．請各位好好注意，把高峯會議的失敗歸咎於美國的宣傳工作，是蘇聯兩家主要報紙真理報及消息報在飛機事件發生的許久以前就已開始。在整個三月及四月間，美國是這兩家報紙以下流漫畫及專文不斷攻擊的對象，那種情形和一九五五年高峯會議前幾個月完全不登載那種資料的情形完全相反。在報紙構成政府之重要工具的國家內，那種事實顯然含有重大意義。

七八．艾森豪總統於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宣布，那種飛行業經停止，不再繼續進行。但是，蘇聯還是繼續促使關係惡化顯然想要曲解美國總統的陳述，就好像他們希望總統沒有發表那項陳述。

七九．正如在我第一次陳述中所說的〔第八五七次會議〕，我也在此奉命宣佈，美國願意商訂“天空開

放”條約，那個條約將具有切繼續不斷的，約束性的力量與效果，並將永遠免除這一類自衛措施的需要。那個提議還是有效，我們將繼續盡力達成那種協議。艾森豪總統昨天晚上說過：

“美國將於適當時候向聯合國提出那種方案，同時建議由聯合國親自主持這個偵察工作。聯合國如果接受這個提議，我願意提議由美國供給一部分需要的飛機及設備。”

八〇．葛羅米柯先生今天早上問，如果蘇聯飛機在飛越美國時被捕獲，美國將有何種反應。答案非常簡單。事實上，美國在艾森豪總統於一九五五年提出“天空開放”提案時，就是邀請蘇聯飛機採取這種行動，那個提案主張美國飛機可以飛越蘇聯，蘇聯飛機也可飛越美國。

八一．美國的政策是要支持聯合國憲章，我們的政策也是要與蘇聯及其他國家共同謀求有效的裁軍。我們的政策仍舊是要設法早日議定停止核武器試驗的條約。我們依照同樣的精神，願意促進和平使用外空的國際合作。我們打算不斷努力達到這些目標。正如美國總統昨天晚上所說的，“...我們及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最近雖然遭遇到失望，但是求取互相了解緩和緊張的原因及裁減軍備等等的進展是和以前一樣的需要”。蘇聯怨訴它已發現生病的象徵，但是不肯診治那個疾病，那個疾病就是因突然襲擊而致突然死亡的危險。聲稱相信“和平共存”的蘇聯竟拒絕協同謀求國際保護的和平措施，那種措施可以公平地向我們和他們保證沒有人準備突擊。

八二．葛羅米柯先生今天早上完全忽視了蘇聯的秘密行動所引起的猜疑，那種猜疑只能用繼續談判去消釋，而不是破壞談判。英國習慣法中有一個原則說，“欲得公平待遇者必須以公平待人”。我想那個意思可以立即證明蘇聯立場的弱點。

八三．總之，蘇聯控訴美國侵略的決議草案是沒有根據的。這個決議草案也無助於世界現有局勢中嚴重問題的解決。因此美國將投票反對該草案，相信該草案將爲大多數的反對票所否決。

八四．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只有一個問題要向美國代表提出。他在這裡陳列了幾張他顯然認爲藝術作品的照片並就那些照片發表了若干意見。我要問美國代表，他能否告訴我們那些照片是從那幕戲劇中照出來的，那個戲劇何時上演。

八五. Mr. LODGE (美利堅合眾國): 我不能不說, 我想蘇聯代表沒有十分注意。我沒有提出任何照片。我沒有提出任何藝術作品。我提出的是美國國璽的木質雕刻, 那個雕刻是某些蘇聯人送給美國駐蘇大使, 掛在大使辦公室書桌後面, 裏面藏有一個電子器具, 可使外邊備有某種專門器具的人聽見室內的一切情形。我把那個雕刻品當作一件證據提出, 那是直接的、新鮮的、真實的證據, 證明蘇聯間諜的效力與徹底。那不是一個照片。不是藝術作品。不是從任何戲劇中得來的。那是從蘇聯得來的。

八六. Mr. MICHALOWSKI (波蘭): 原諒我在這麼晚的時候要對 Mr. Lodge 就波蘭的擴音器講的話說幾句話。我不要在理事會從事擴音器的爭辯, 因為如果我加以爭辯, 我可就我們在美國的若干建築物中的擴音器向 Mr. Lodge 提出非常有趣的情報。但是我只是想說, 我會在這個具體的、實在的、真正的擴音器前提出過關於法律、軍事及政治的若干意見及論據, 我曾客觀而平靜地提出一個問題。我只想說, 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答。

八七. 主席: 現在我的發言人名單上已經沒有其他發言人, 因此我要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提出的決議草案[A/4321]付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 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 阿根廷、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棄權者: 錫蘭、突尼西亞。

表決結果是贊成者二, 反對者七, 棄權者二。決議草案沒有得到七理事國的可決票, 因此沒有通過。

八八. 主席: 突尼西亞代表想簡略解釋他的投票。

八九. Mr. SLIM (突尼西亞): 我願意就突尼西亞代表團對蘇聯決議草案所投的票提出簡略的解釋, 我昨天已經明確地不含糊地解釋了我們的立場。

九〇. 我們最後決定在表決時棄權是以和解的精神及我們想要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願望為根據的。我們還是相信並希望國際間的緊張局勢仍有緩和可能。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e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e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É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衆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o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860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 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H.-61-10744  
Nov. 1961-100